

冯沅君小说

春

虹影丛书



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

痕

名誉主编



冰心

主编

柯灵

上海古籍出版社

冯 沅 君 小 说



春

编

选

孙

晓

忠

痕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虹 影 丛 书

民 国 女 作 家 小 说 经 典

冯 沅 君 小 说

春 痕

编 选 孙晓忠

责任编辑 王立翔

装帧设计 姜 明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本 850×1092mm 32 开 插页 4

字数 117,000

版别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书号 ISBN 7-5325-2274-1/I · 1156

地址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印刷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

印张 5.75

印数 6,001—11,000

版次 1998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定价 12.10 元

□ 序 □ 言 □

朽 灵

中国封建宗法制度及其社会的影响,绵延浩邈,几乎与中国的历史等长,而其中极其重要的构成部分,也就是妇女受难史。尽管如此,大公无私的缪斯女神并不曾忽略对女性的关注,在那样沉重的命运压抑之下,也没有扼杀女性绚烂的文学才华,只要我们略举几个名字,例如蔡琰、李清照、朱淑贞、陈端生,就足以说明问题。武则天是女皇帝,不是作家,但她也赋有强烈的文学细胞,从她的政治敌人对她公开讨伐的檄文中,能够撇开杀伤力极强的凌厉词锋,用文学眼光欣赏其中的文采,认为不用这样的人才是朝廷的失职。古今中外的统治阶层中,不乏雄才大略之伦,有这种雅量的,还不见有第二人。

女性文学世界的真正形成,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毅然割舍经过几千年千锤百炼,公认为“至善至美”的文言,而引用“引车卖浆”者流的大白话来作文学这样精致的上层建筑工具,无疑是一场石破天惊的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就文论文,是否有必要对文言采取如此坚壁清野的策略,属于另一论旨,此处姑置不论,因为这场革命太重要了,是中国现代化工程必不可少的工序。发起和参与这场启蒙运动的,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之为先知、先驱、战士,而其中有不少女性,如陈衡哲、谢冰心、凌叔华、冯沅君、黄庐隐、苏雪林等等,就在这先进队列中。

白话文运动发生在古神州大陆,酝酿期却延伸到大洋彼岸。当时留学美国的胡适揭竿而起,提出白话文学的主张,却遭到周围朋友的反对,感到很孤独,唯一表示同情的是一位女留学生,胡适称之为“最早的同志”,那就是陈衡哲。她第一篇白话文学试作《一日》,发表于1917年《欧美学生季报》第一期,比现代文学史公认的新文学短篇小说开山之作,鲁迅的《狂人日记》还早一年。

也许我们还可以把年历倒转十轮,回顾一下在1907年慷慨成仁的女革命家秋瑾。她风神俊朗,是美人胎子,又是女诗人。她的吟咏多出于一时感兴,不是呕心沥血之作,她用白话文写的《敬告姊妹们》,是一篇政治宣言,却写得酣畅流丽,锦心绣口,个别精彩的段落,完全称得上是相当成熟的白话美文。

从1917年到1949年,是新文学诞生后的第一个自然段,三十而立,已经成人了。女性文学世界和新文学是

浑然一体，同步成长，也已亭亭玉立。文学是作家人格、个性与心灵的感应，女性文学自有女性的特点，大而化之，按时间流程划分，第一代如陈、谢、凌等，以及稍后的林徽音（可惜她留下的作品不多），大都出生于仕宦之家，还是清末的遗民，有的留学海外，浥欧风，沐美雨，或多才多艺，或作家而兼学者，格调高雅清婉，上承古典闺秀余绪而别具“五四”新姿。第二代如丁玲、石评梅、白薇、沉樱、谢冰莹、杨刚、萧红、罗淑、草明、赵清阁、罗洪等等，由于世情鼎沸，国是蜩螗，襟袖渐染风霜，笔端时见忧患，有的直接投入左翼运动，献身理想。第三代登场，已在抗日烽火之中，情况颇为特殊。在沦陷区上海，出现了影响大小不同的女作家群落，竞爽一时。杨绛海外归来，蜚居“孤岛”，以两部清新优美的喜剧创作初试锋芒，已俨然大家气象。张爱玲惊才绝艳，造成“张迷”无数，至今绵延不绝。苏青把“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语标点轻轻移位，变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轰传一时，又对女性独立生活一事，发为感慨：“我想想，我家连一枚钉子，也是我用我自己的劳力换来的，可又有什么意思呢！”（大意）由此可见其风格。称为“东吴女作家”群中，施济美可为代表。北平沦陷区，则有著名的梅娘，当时与张爱玲并称，曾有“南玲北梅”之说。

人事代谢，世代更新，“五四”的灯火辉煌，左翼的风云叱咤，抗日的血肉纷飞，转眼都成陈迹，而文苑岁月悠悠，女性文学世界的一代风华，有如雨过天青，彩虹横空，依然历历在望。

谚云“红颜薄命”，古代才女，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命运

奇苦。现代才女，也好不了多少。境遇坎坷，婚恋失意，才情横溢，生命苦短，不过是平凡的社会性悲剧，表明美妙的乌托邦还很渺茫，“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最不幸的，是满腔热血，投身革命，却被列名另册，放逐蛮荒，再回头已百年身。有的还不明不白，赔上了性命，不像封建时代的革命党秋瑾那样，活得轩昂，死得壮美，如诗、如骚，可歌、可泣。二十年代即已成名的陈学昭，到过赛纳河，饮过延河水，垂老还戴过“右派”帽子。三十年代的左翼女诗人关露，抗战中奉派打入敌伪阵营，成为一匹特洛伊木马，处境险恶，外界不明真相，目为民族败类，弄得声名狼藉；胜利后不但无功，反而以此涉嫌获咎，晚境困苦。梅娘受尽折磨，白头才得苏息。施济美守身如玉，本身的恋爱故事，缠绵悱恻，也逃不了“文革”大劫。……倘有当代学人，秉大公心，奋春秋笔，写一部“现代女性文学史”，以文事为经，人事为纬，史事为后景脉络，纵横奥丽，荡气回肠，一定大有可观。

令人鼓舞的是，现在中国女性文学，已如春草怒茁，绿遍天涯。不但大陆、香港、台湾俊彦辈出，卓有声誉的女作家、女诗人、女学者，足迹已遍于全球。她们的视野、感觉、人生体验、呼吸的空气都是新的。她们避免了重蹈前人的历史轨迹，直接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我们女性文学世界的前辈，当年筚路蓝缕，开荒播种，犹似玉树临风，现在至少已是祖母级人物，老成凋谢，健在者寥若晨星。“五四”元老中，只有冰心老人硕果仅存。一代典范，如岭上青松，历经霜欺雪压，高风劲节，愈见峥嵘。苏雪林老人，已到了百岁高寿，现在台湾，新写

的自传已在大陆问世。让我们为她们深深祝福,并向曾
为女性文学作出贡献与牺牲的前辈致谢致敬。

1997年8月16日

□ 编 □ 选 □ 说 □ 明 □

世纪回眸,如果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一番新的审视,女性文学的崛起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女性意识的逐步觉醒,女性写作的逐渐成熟,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显著标志,一道十分美丽的风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海内外研究界对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日趋活跃,这是可喜的同时也是值得重视的现象。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女作家作品的挖掘、整理和出版还很不如人意。有鉴于此,我们编选了这套既为专业研究拾遗补阙,又可供一般文学爱好者阅读欣赏的“虹影”丛书,自“五四”新文学运动至一九四九年止,在小说创作上有个性和特色的女作家均在我们遴选的范围之内,不同创作倾向和艺术风格的兼收并蓄,一些长期被忽视、被冷落但小说成就斐然的女作家则予以优先考虑。尽管丛书的篇幅有一定的限制,除

特殊情况外只能入选中短篇小说,我们仍力求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入选作家的创作轨迹,注意搜集其公认的代表作和未结集但成就甚高的佚文。对已有全集或文集行世的大家名家,我们也注重纳入体现其女性创作特点的作品,以显示与众不同的编选视线。每种选集之前均有编选者撰写的导读文字,简要介绍该作家的生平、行谊和艺术成就,对这些作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女性文学史上如何定位,也发表一家之言。

丛书的编选整理,基本援用作家首次发表或结集首版中的作品,严格尊重原作,保留白话文草创时期和作者的习惯用语;同时,还进行多方核对、引证,改正原刊的各种排印错讹,以期有别于目前一些出版物翻印旧籍,不作丝毫整理的粗率作风,为新文学作品的美好流播,作一些严谨的基础工作。

“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给二十世纪的文学带来了蓬勃的新生命,同时也孕育了前所未有的女性作家的繁荣创作。她们以丰富的生活体验、深邃的人生思索、多姿多彩的笔触,倾注着对文学对生活的挚爱;她们的创作从稚嫩而渐丰满而渐成熟,犹如经历了新旧交替的时代风雨,冲破了几千年的沉闷,而终于横空出世,幻化出绚烂缤纷的七色彩虹,放射着一种生命的美。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道辉映着女作家们创作生命的彩虹,仍然投影于文学创作的苑囿之上,对今天的文学创作仍有着不可割裂的影响,而且我们相信,她们所贡献的才华和付出的艰辛努力,必将成为值得后世景仰的壮伟风景。我们将丛书取名为“虹影”,其象征意义也正在这里。但愿我们

这套丛书能成为这道“虹影”的缩影，让今天的读者尽可能真切地再睹半个世纪前的那道绚丽风景。

陈子善

1997年7月13日于上海

□ 搗 □ 麝 □ 成 □ 尘 □ 香 □ 不 □ 灭^① □

二十世纪初，在“五四”和新文化热潮的激荡下，一大批女性作家竞相斗妍，为作为人的文学的新文学的健康发展标出了立体向度。而 1900 年冰心、冯沅君、凌叔华等一批与世纪同龄的女性作家的诞生，则显得更意味。

冯沅君(1900—1974)，原名恭兰、淑兰，字德馥，原籍河南唐河县。她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父亲冯树侯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中进士，以后任湖北崇阳县知县，母亲也通诗书。冯沅君幼小便在“四书”、“五经”的熏陶下成长。“五四”运动前夜，冯沅君阅读长兄冯友兰(现代著名哲学家)和二兄景兰从外地带回的新书刊，逐渐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她不再满足于在家里读点诗书，适逢北洋政府将原来慈禧太后创办的女子师范改为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于 1917 年招生，冯沅君便赴京投考，凭着深厚的国学功底，她被顺利录取。当时白话文运动尚未发轫，冯

沅君常与同班同学苏雪林、庐隐等填词酬答。比起她女高师同学庐隐与石评梅,冯沅君的人生道路相对顺达,她1922年毕业,随后考入长兄冯友兰的母校,成为北大第一位女研究生。1924年2月,影响巨大的《创造季刊》第2卷第2期发表了冯沅君用“淦女士”笔名创作的小说《隔绝》,从此在《创造季刊》、《创造周刊》和《语丝》上,突现了“淦女士”的名字(“淦”训“沉”,系取庄子“陆沉”之意)。那时的报刊编者为了引起读者注意,多于作者的笔名或本名后加上“女士”,以示与男作家有别。

冯沅君小说数量虽然不多,在当时却颇有影响。在文坛上“争写恋爱的悲欢”(鲁迅语)的20年代,她的爱情小说相对要老到得多,这突出表现在女子面对新思想和旧传统时的艰难抉择和寻求自身解放的认真反省。与丁玲、萧红她们的生活经历不同,冯沅君、冰心、陈衡哲等一批女作家们皆出身书香世家,沐浴着亲情长大,家庭里也接受新思想,有一定民主气氛,因此在她们的作品中少有不平则鸣的凌厉之气,但也绝非旧式大家闺秀的相思闲愁。和冰心一样,母爱成为冯沅君小说反复吟唱的主题之一,不同的是多了一位自由恋爱的情人,这成了叙述人的二难选择。“北京仿佛是我的情人,故乡仿佛是我的慈母”,故乡和北京,母亲和情人,成为冯沅君小说中一组对立的文化场景和文化语码,小说的母题也多是一些女学生抗婚事件,这是作者内心对于时代的深刻记忆。变革期的青年女性心理如此痛苦、复杂,远不是同时期男性作家们想象出的放开缠足,跳上洋车一溜烟开走那么简单。

冯沅君是新文学的第一代作家,这一代作家头脑里

同时装着古典诗词和新文学。冯的小说的意义在于写出了和传统文化有着亲情的“五四”女性反抗命运时的艰难心态,从另一个角度看,当我们今天重新审视“五四”所谓反封建反传统的文化革命,我们对“五四”时期的女性文学也会进一步反思。什么是真正的女性话语?在西方女权主义风起云涌以来,女性作家们由看重女性之为人进一步强调女性之为女性的角色性征,因此女性英雄就不再是扮成男装的花木兰,或仅仅是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勃勃英姿。我们还不能说冯沅君的创作就是典型的女性写作。与她的后辈张爱玲在现代文明面前的大大咧咧和苏青在饮食男女上的肆无忌惮相比,冯沅君拥有的是敦厚、冲淡。当然语言形式且不去作比较。冯沅君敏锐地把握了女性复杂的内心体验,她们“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和传统战斗”。冯沅君不仅有着比同时代女作家更大的胆量和勇气,敢于揭开一切虚伪的面纱,赤裸裸地把女性的隐秘心理展现在读者面前,而且更成熟的是对性爱的描写也不似流行于那时的莎菲式的矫枉过正。《春痕》中除了仍沿用自叙传色彩的第一人称外,还从容地披露了“自己”的少女信件,这种写作方式不仅仅是炫耀见得人又怎样的大胆挑战,还友好地显示了女性意识、女性在爱路历程中的纤敏、主动甚或狡黠的智慧。《劫灰》集中对婚外恋的合情与合理发出困惑,这当中有真挚的同情,也有较为深刻的反讽。

冯沅君曾用笔名淦女士、漱峦、大琦、吴仪等,共出版了《卷蕤》、《劫灰》、《春痕》三部小说集。她的小说创作只有早期的七八年,作为这个世纪初新文学最早的一批“女

士”小说,它对于后继者的逼视绝不只剩下它的历史意义。《卷蔬》由鲁迅编入“乌合丛书”,于1927年由北新书局初版印行,1928年再版时新增《误点》和《写于母亲走后》,再版时作者对初版原作作了修改,例如为保持情节连贯性,《隔绝》中男主人原名“青鸢”改同《隔绝之后》中的“士轸”。鲁迅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说,卷蔬是一种拔心不死的小草。《劫灰》和《春痕》均于1928年由北新书局出版。本书编选时,《隔绝》等6篇选自《卷蔬》,根据1928年北新书局再版本校订;《劫灰》等8篇选自《劫灰》集初版本,《春痕》也是根据初版本校订。校订中除明显的错字予以改正外,均保持作品原貌。

孙晓忠

1997年1月

① 语出温庭筠《达摩支曲》,转引自冯沅君《卷蔬》,1928年北新书局版。

目 录

序言(柯灵)	——①
编选说明(陈子善)	——①
捣麝成尘香不灭	——①
隔绝	——①
隔绝之后	——⑫
旅行	——⑮
慈母	——⑳
误点	——㉔
写于母亲走后	——㉞
劫灰	——㉟
贞妇	——㊱
缘法	——㊳
林先生的信	——㊵
我已在爱神前犯罪了	——㊶
晚饭	——㊸

潜悼 ——— ①①①

EPOCH MAKING…… ——— ①②①

春痕 ——— ①②②